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十五卷 墮奸謀險遭屠割 感夢兆巧脫網羅

一

半積陰功半養身，誰知傳授失其真？

參苓未必能全命，始信醫師解誤人。

范文正公有言：「不為良相，願作良醫。」你想宰相而下，內而尚書侍郎，翰詹科道，以及有司百執事，外而督撫司道，以至州官縣宰，足以展抱負，立功業者甚多，何以文正除卻良相，概不願為，而願為良醫？可見宰相操生人殺人之柄，醫生亦握生人死人之權。宰相而利濟天下，則為良相；醫生而救濟一方，則為良醫。未有可以冒昧而為之者。

今世做醫的記了幾味藥名，念了幾個湯頭，伸指診脈，不辨浮沉遲數；握筆開方，不知補瀉調和。一到病家，但說某老爺請我，某鄉宦求我，某人某人俱是我醫好的。及至現在之病，非不苦思力索，雜湊一方，無如病不顧藥，藥不對病，服下去竟如以石投水，萬一造化好，撞著了一個，便揚揚自誇，一似盧醫復出，扁鵲再生。若是吃去不效，便說此病本來生得古怪，恐怕尚要變症。問他變的何症，則又茫然不知。更有一件大毛病明知用藥錯了，若肯另換一方，其病或尚可挽回，他偏斷斷不肯認錯，恐怕前後方子兩樣，壞了自己聲名，寧可等他死罷。從來說：「醫家有割股之心。」今日那知多變為養生之念，只要自己賺錢，不顧病人死活。

昔宦家一女，招有養婿在家，尚未成婚。其女一日小有感冒，大人即忙請醫看視。那醫家素有名望，把指頭在脈上一點，便說出病之輕重，並不肯虛心叩問，所以合邑推為名醫。千請萬請，請得他到來，其父邀入房中看病。看罷出來，便稱恭喜，道：「這不是病，是有孕的喜脈。不過胎氣不安，服兩貼安胎藥就好了。」其父默然不應。那知其婿在旁聽昨，勃然大怒，趕回家去，告訴父母，定要退婚。其父待醫生去後，細思：「我家法甚嚴，豈有此事但必要弄一方法，塞住醫生的口才好。」見女婿去了，便到婿家，在女婿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，女婿便不聲揚，依舊復來。

隔了兩日，又請此醫到家，對他說：「服藥之後，身子安適，甚為效驗。但既有胎氣，尚須調理，求再診視診視，定一丸方。」醫家欣然，仍到牀前診脈。診過脈後，說道：「我說不錯，已有三個月身孕了。只消寫一丸方，保養元氣。看來生下來倒是一位相公。」其父便請就在牀前寫方。

方才寫完，只見帳中跳出一個少年男子，劈面就是兩個嘴巴，罵道：「我是男子，說我育孕，生下相公怪道人家閨女，也說他有了身孕扯你當官去講」醫生大窘，羞得滿面通紅。拖到廳上，跪下磕頭請罪。其父道：「你說吾婿有孕，倒也平常。你說我女有孕，這是名節所關，幾乎拆散人家夫婦，卻饒你不得」只見一個大丫鬟掙出一個淨桶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家奶奶感你費心，謝你的東西」揭開了桶蓋，滿滿的一桶臭糞，便向他頭上一淋，竟像珠冠絡索一般。眾人掩鼻而笑。醫生窘極，鑽入桌子底下，把身子亂搖，糞要淋到嘴裡去，弄得開口不得。滿堂人愈覺好笑。主人也笑道：「本該送官究治，今如此光景，也穀了他了，饒了他罷他雖不怕吃，我們卻怕臭的」教把灶煤塗抹在他面上，趕他出去。

那醫生得命跑出，一頂轎子已被家人們打得稀爛，坐不得了，要走又不成模樣，只得一面走，一面扯起衣衿在面上亂揩。那知糞與煤灰攪在一處，竟如灰漆灰補一樣，那裡揩得乾淨，弄得花花綠綠。滿街人見者無不大笑，道：「某先生向來拿班做勢，做出名醫樣子，今日吃了虧了」那醫生回去，只得躲在家中，兩三個月不好見人。

然此乃庸醫通病，無足為怪。更有一種醫家，傳得秘方，實能手到病除，起死回生，而所用藥物，奇奇怪怪，暗裡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說出來，可廣見聞所未及。吾師王源魯先生遺稿中，有《老神仙傳》，事奇文奇，今先錄於左。其《傳》曰：

明季天下大亂，張獻忠掠河南，俘一男子，自云有禁方，能活人。賊姑置之，未之信也。獻忠性殘暴，每以大槓撻左右至死，既死而悔。偶憶男子言，召使治，果立愈，始寵異焉。獻忠在長沙，一日，忽下令曰：「人持一兒來。」頃之，得幾數萬，累為台，高幾十丈，令將士執弓相擬，大懼，遂適於巔。於是，獻忠揖而呼曰：「老神仙，老神仙」聲殷然動山谷。自此軍中皆稱為「老神仙」雲。

老神仙者，鄧州人，姓陳，名士慶，少慕神仙術，遍遊名山，無所遇。後至終南，見老人簪冠羽衣，瞑坐石洞中，士慶疑非常人，再拜自陳，求為弟子。老人拭目徐視曰：「若豈神仙中人？去毋瀾我」士慶跪拜者累日，每飢則往山下乞食。老人乃與一物如飴，食之，腹中氣蒸蒸然，遂不復飢。士慶愈不肯去。又累日，老人出書一卷授之，始拜受而退。視其書，多不省，惟末四頁頗有識之，則禁方也。歸過洛陽，有貴家鞦韆墜地而折足，募能愈之者，與百金。試以其方治之，某愈，得金以歸。時盜賊蠭起，父母疑子素無賴，在外久，必從賊得金。士慶出書自明，父方怒，投之火。急收拾取，止存末四頁矣。士慶初匿其姓名，後蜀文士劉某與之善，許為作傳，始為某述之如此。

其在賊中所全活甚眾。獻忠楚楚府宮人老腳，偶以暴怒，以刀刺之，洞腹潰腸，召士慶治之。士慶曰：「嘻，烏有人腸胃離體而尚可復活者？然大王有命，不敢違。」昇置木扉，先以清水滌之，納其腸胃，線紉而傅以藥。老腳越宿而呻吟，三日而思飲食，五日而起坐，不十日而侍侍獻忠左右矣。孫可望殺一愛妾，士慶度其必悔，即持去，治之如老腳，衾囊置車中。閱數日，見可望，曰：「前日將軍何自殺所愛？」可望撫膺歎曰：「悔不求君治。」士慶曰：「毋過傷，吾今適得一美人，願以奉將軍。」令人持車至，啟衾出之，則前所殺妻也。視其項，紅痕環如縷，美麗乃倍於平時。白文選與官軍戰，炮中其脛，瀕死。士慶曰：「傷重矣，我無子，彼能父我，而養我以終身，當活之。然彼素反覆，須書券來。」白即書券如其言。及以藥敷其痛處，鋸去其骨，殺犬取脛骨，如其長合之，縛以藥，閱三日，而文選馳騎入官軍，斬發炮者首以歸。其奇驗多類此。獻忠死，士慶邀游諸將間，年老矣，猶日飲酒數鬥，御數女，人或求其術，輒曰：「此非我所能傳，有司之者。」後卒從文選投誠，而病死於騰越。

嗚呼餘覽世所傳老神仙事，洵奇怪，古方技中不多見也。惜為賊用，弗以其術活一時忠義士。既又聞降將王安吉在賊中嘗從老神仙求藥，見其群聚婦人，剗取陰上肉方寸許，雜以藥，投爐中熬之。須與火起，光滿一室，其火著物不燃。久之，老神仙曰：「藥成矣。」復投以藥而火熄。若是，是其術非作賊者不忍試，且無由試也。曷足尚哉？

看了此傳，足知醫之一門亦無所不有。然此離亂之世，人民遭劫時候，宜有此怪誕之術，助賊為虐，割取人身上東西作囊中藥料。乃若康熙初年，天下太平，而岐、黃之家，亦有暗裡戕賊人命，合藥以治病者。看官，你道其事出在何處？且待下回細述。

二

岐黃技術本庸常，何乃相傳有禁方？

救命先為戕命事，有如剗肉去醫瘡。

話說蘇州之水莫大於太湖，周圍八百里，界跨江、浙兩省，內有七十二峰，居民聚處，村落極多，皆非船不行。有一個外科醫家，姓麻，名希陀，住在太湖中，地名消夏灣。從幼習醫。後來不知從何處得了一本秘方，其道大行。因湖中往來不便，借所房子，住在湖州府城內行道。凡疑難險症，人所不能醫的，用了他藥，卻能立愈。從不寫方，不過對症付藥。常對人說：「藥本甚貴，價值千金。」凡有力之家，生了危疾，請他去看，先要講定藥價，謝儀多少，然後用藥。整千整百的銀子到手，不以為奇。合藥總在秘室內親自動手，一年不過歸家幾次。聲名遠播，其門如市。只道他是救世的名醫，那知是虺蠆為心，豺狼成性的術士

再說蘇州有個秀才，姓賈，名任遠。平日處館糊口。其年荒了硯田，欲往洞庭一親友處，覓一來歲館地。叫船不起，只得走出胥門外，尋一便船趁住。一路走去，苦無肯趁的船。恰好其時麻希陀在蘇州一鄉宦人家看病出來，要回家去，聽見岸上有人叫喚趁船，推窗一看，是一斯文人模樣，便叫把船傍岸，接他下來。

任遠落了船，見艙中坐一衣冠楚楚的人，船板上擺一藥箱，知是行道的，借拱手道：「先生，打攪了。」希陀就請艙裡來坐，問道：「吾兄何往？」答道：「小弟要往洞庭山去，趕到湖口再行搭船。」希陀問何貴幹。任遠道：「小弟欲到彼處，央煩親友覓一坐地。」希陀道：「弟有兩個兒子，正欲請一良師教他。今日有緣，得遇吾兄，何不就到舍下下榻，省得別處尋館？修儀五十金。如蒙不棄，就此同往，如何？」大凡做先生的欲覓一好館，千難萬難。今偶然說起，就有人請，束脩又好看，那有不肯的道理？任遠聽了，一口便允。正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。

在船擔擱一夜，明日船到門首，就同上岸，見居民甚少，又四散住開，單有一所大宅，房屋深邃，四面圍牆，牆外一條小河環繞，是一獨家村莊。到廳上，重又作了揖。家人送茶過了，便叫備飯。飯後，主人向他道：「本定來歲下榻，弟意即欲屈留在此，明日開館，再加一節修金，何如？」任遠道：「家中別無他事，不過還要回去安頓安頓，即便就來。」主人道：「如此，連你的信也不要寫的，只是開明地頭住處，弟即遣人先送一節束脩過去，討府上回信來，可好？」任遠大喜道：「極感盛情有了一季束脩，我即不回家去，也不妨了。」當夜，就送入內書房安歇。

明日，是好日子，兩個學生出來拜從，面貌卻也清秀，問他年紀，大的十七歲，已念文字了；小的十六歲，尚讀古文。質地俱好，功課絕不費力，與他講究，頗能領悟。數日後，接著家信，所送修金已經收到，從此安了心，把家中念頭丟開一邊了。館中供應頗豐，師生甚是相得。只是學生不在館中，獨坐一室，太覺無聊，因問學生：「這裡可有散悶的所在麼？」學生道：「荒野所在，無處可走。正是有一句話要叮囑先生，晚間無事，寧可早些安睡，卻不可跨出書房門一步。牢記，牢記。」任遠暗想：「這書房門外定然就是內室，所以教我不要跨出。」便把頭一點道：「曉得了。」

來歲清明時候，又有家信來，說清明束脩已經收到，家中正好接濟。餘亦不過家常細話。因對學生道：「你家送束脩去，該與我說聲，我也要寄封書回去。」學生道：「寄信不難，只是信上不要寫出這裡的地方來；寫了，父親要怪的。」問其緣故，笑而不言。任遠又想到：「他家不要我寫明者，定怕我家中曉得，或有人來纏擾，也太板執了。然承他送過束脩，討過回信覆我，我心已安，何必定要寫信回去，惹他不喜？」

夏間，大的學生教他開筆作文，小的亦教他念些先輩文章。學生亦欣喜樂從。只有主人家自初到相接之後，絕不見面，偶爾問起，總推不在家中，這也不放在心上。一夜，正值中秋佳節，學生已放了進去，閒步庭中，月色甚佳，見書房開在那裡，走到門口一望，不像內室所在，悄悄跨出，見側首一條小弄，兩邊俱是白粉高牆，月光照耀如同白晝，望去絕無人影。信步走去，一陣腥風撲面，耳邊隱隱有悽慘人聲。再走幾步，只見幾間矮屋，聲從內出，微微有火光在內。從門縫一張，那知不張猶可，一張的時候，頭頂上失了三魂，腳底下掉了七魄，嚇得兩隻腿如斗敗公雞一般，索落落髮抖起來。

你道屋內是甚麼東西？卻是身體不完的人。有沒了鼻的，有沒了耳的，有沒手沒腳的。內面地有數尺深，還有血淋淋如死的一般倒在地下，都在那裡呻吟叫苦。牆邊溝內，尚有無數血肉狼藉。斯時，任遠連忙退步，回轉書房，心頭還跳個不住，想道：「莫非我在這裡做夢麼？又難道這裡是陰司地府，走入地獄裡來不成？」睡在牀上，翻來覆去，那裡睡得著？

一到天明，便即起身，坐著呆呆的想：「怪道學生教吾不要跨出門外去，為有這個緣故？」少停，學生出來，見先生顏色變異，便道：「先生昨夜敢是走出書房去麼？」任遠道：「沒有。」學生道：「先生不要瞞吾，只怕倒受些驚嚇了。」任遠被他猜著，便道：「吾正要問你，你家為何有此被傷受苦的人？」學生道：「今日不得不直說了。這屋內受苦的人，都是我父親取的藥料。只因我父親當初曾得一本秘方，凡人身上的病，都要人身上的物件醫治。如耳目四體之症，割取活人的耳目四體合藥；五臟六腑中生了癰疽，割取活人的五臟六腑醫治，無不立效。故收羅這些人來作為藥料，死的丟開，活的留著備用。所以他們在那裡叫苦。」任遠慌問道：「這些被割的人，是怎樣來的？」對道：「或做手藝的，或走江湖的，騙了進來，便不放他出去。」任遠口中雖問，已嚇得心膽俱碎，面如土色，眼內撲簌簌流下淚來，道：「莫非吾也在此數麼？」學生道：「先生休慌。前日請你來，原是此意。今感指教之恩，決不害你性命。但三年後本要送你回去，今則不能矣。只好終老於此罷了。」任遠執了學生的手道：「我就住……住在此，這條命都在你兩個身上，免我一死才好。」學生又安慰了幾句，便走去唸書了。

任遠從此以後，日日如坐針氈，思欲逃去。但牆垣甚高，怎得插翅飛過？又怕學生也變了心，性命難保。只得倒要假意奉承，使他歡喜。想平日曾誦過《白衣觀音神咒》，是救苦救難的，遂每日持誦千遍，朝夕向西跪拜，以求救拔。一日，夢見白衣婦人向他道：「要脫禍，待遇布。」醒來不解所為。

隔了數日，忽見學生拿匹布來，約有五六丈長，說與先生做衣褲的，等裁縫來裁剪，便放在書房一邊。任遠觸著前夢，心生一計，到夜間人靜，將布在水缸中浸濕，掇一桌子，擺在牆邊，立在上面，把布執定一頭，將一頭撩過牆去。濕布黏在這邊牆上，便扯拽不動，因用力挽定，以手挽手，扒上牆頭。往下一望，是一塊菜園空地，又將裡面的布黏在牆上，掛下身子。走過菜園，一帶籬牆，扒過籬牆，又是一條小河隔斷。幸虧幼時曾識水性，游過河去，上了岸，拔步便走。正是：

茫茫如喪家之犬，急急似漏網之魚。

夾七夾八，走到天明，約有數里之遠。那知不是天盡頭，卻是地盡頭，白洋洋一望大水，是大湖邊了。

任遠雖已逃出，又怕後面追來，捉將轉去，仍是一死。眼前又無一隻船過，急得沒法。等了一會，見上溜頭有一船使篷而來，極力高叫「救命」。那船便落下篷，傍攏岸來。任遠便往船上一跳。船家見他滿身盡濕，面目驚惶，問他：「可是遇了盜麼？如今要往那裡去？」任遠道：「正是遇盜。今要往洞庭山去。」船家道：「這是順路，帶你去便了。」扯起篷，不上兩個時辰，就到洞庭山下。別了船家，上岸走到一親戚家。那親戚見了，忙問道：「吾聞得你在遠處教書，為何如此模樣？莫非河中翻了船麼？」任遠道：「一言難盡」便拖到僻靜之處，將麻希陀的作為，自己被騙緣由，細述一遍。其親戚駭然道：「既如此，速去報官」同到大湖廳裡喊事。大湖廳叫進，細細問明，叩傳齊衙役，又知會了太湖副將，帶了營兵，同去協拿。叫任遠做個活證，齊到消夏灣來。

那日學生起來，不見了先生，見一匹布掛在牆上，知其越牆而出。但此處非船不行，叫人在蘆葦蕩中各處尋覓。其時，麻希陀湖州未歸，家中疑慮交迫，忽見官船營船紛紛到來，把前後門守住。先生領了官府人役，一直打進，搜出許多四體不完的人。兩個兒子曉得事發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對著先生大哭。任遠見了，倒覺慘然，只得向他道：「你父惡貫滿盈，吾也顧不得你了。」官府便把一門眷屬都上刑具，解往上司衙門，又移文湖州府，捉拿麻希陀到案。

那麻希陀捉到了，不待夾訊，一一把惡款供招。當下痛打四十，家屬一齊收禁。後來麻希陀問了凌遲，妻妾俱問斬罪，家私抄沒，以給受冤之人葬埋拋棄的骨殖。蘇、湖兩府傳為奇事。任遠從此虔奉觀音，家裡授徒，再不敢出門尋館了。可見為惡到頭終有惡報。任遠虔誦神咒，終獲大士之佑，脫此羅網。有人道：「兩個學生不忍害先生性命，先生倒害他性命，覺得不忍。」不知為地方上除害，即為地方上造福。古人大義滅親，子且不顧，況弟子乎？